

书趣文从第四辑

随笔也罢、杂文也罢、书评也罢、时论也罢，它能否是古代深涧考槃的回声么？它能充当上苍的木铎么？

考槃在涧

葛兆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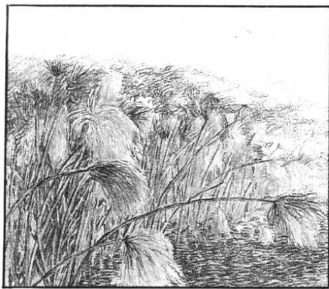
书趣文丛第四辑

84197

J267-51
8:5

考槃在涧

葛兆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槃在涧 / 葛兆光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8
(书趣文丛; 第四辑)
ISBN 7-5382-4541-3

I. 考… II. 葛…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③书评-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826 号

考槃在涧

葛兆光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4,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frac{1}{8}$ 插页: 2	
印数: 10,001—16,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越男	技术编辑: 华 德
装帧设计: 张 宏	美术编辑: 宋丹心
特约校对: 王郁文 张家璋	责任校对: 王 玲
ISBN 7-5382-4541-3 / C·167	

定 价: 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书趣文丛第四辑

- | | | | | |
|---------|-------|------|------|------|
| 5 | 4 | 3 | 2 | 1 |
| 考槃在涧 | 不肯进取 | 放虎归山 | 斜阳系缆 | 独语 |
| 葛兆光著 | 黄梅著 | 李零著 | 吴方著 | 赵园著 |
| 10 | 9 | 8 | 7 | 6 |
| 斜晖脉脉水悠悠 | 旧影与新知 | 浮世绘 | 阅读日本 | 寻找手稿 |
| 王振忠著 | 汪晖著 | 刘东著 | 陈平原著 | 李庆西著 |

3A043/01

第
四
辑

小
引

八十年代有“文化热”，九十年代据说又有新的“文化热”。两大热潮，聚讼纷纭，众说杂陈。爱之者说这一次是引进之先声，开放的前提，或者是说彼一次是几千年优秀传统之传承，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小结；攻之者则责此为“全盘西化”，或怨彼为“义和团病”之再现。不论如何，中国思想文化界由此可以有“众说”和“聚讼”之可能，实在是大好事一桩。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仅觉得煞是好看，而且深为庆幸：中国究竟是越来越进步了！

两次发热，佳作如潮，现在或将来想必均有我们同行中的才俊之士，辑之成书，销以行市。现在我们只做一件小事：取其将来的巨编的可能的孑遗，编入《书趣文丛》，作为这一丛书的第四辑。未见皇皇巨编，先辑零星“孑遗”，于理不合，于礼不周，但世上某些事也许非要如此“非理性”方可。

古往今来，凡是文人学士所熟悉的事，必然同“读书”一事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因为文人之为文人、学士之为学士，说到底，究竟大多是“从图书馆里来又回到图书馆里去的”。他们有时也要受命去杀猪，去种田，去放牛，也会去做官，去经商，但是，一为文人学士之本来面目，就离不开书。有这一点，我辈附丽于文人学士的所谓“文化服务工作者”才有些小事可做，讨得些许生活之资。这一辑所欲呈现者，是近年热潮中涌现的中青年学人的读书心得之若干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学人中以近年比较活跃的为主，而且限于交往，大多是我们在本职工作中经常请益、讨教的一些位熟人。就中，吴方先生英年早逝，最为可惜。其他各位则在学界文坛驰骋正勇，学术生命如日方升，相信今后当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但即此一部分小小的学术小品，亦可看出，江山代有才人出，今人是不让前贤的。我辈生逢其时，可以为八九十年代优秀学人编书效力，为中国文化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成就的一个小小的侧面，深有幸焉！

脉 望

一九九六年三月

◎序 / 1

◎过去的故事 / 5

■往事如烟

◎世间原未有斯人 / 11

◎吾侪所学关天意 / 22

◎最是文人不自由 / 33

◎晚年心事恰如谜 / 44

◎运化细推知有味 / 49

◎世家考 / 59

■砚边闲谈

◎夜深还照读书窗 / 71

◎想起了郑振铎炒股票 / 74

◎一半儿清醒一半儿醉 / 77

◎如果没有精神或只剩下精神 / 80

◎乡路带我回家 / 84

◎祭如在 / 88

◎学问的“好玩儿”/91

◎有所畏惧/94

◎关于“礼”的随想/99

◎闲话容与忍/104

◎不变的山川和易变的世情/108

◎唐诗过后是宋词/112

■ 书前书后

◎《汉字的魔方》后记/123

◎《想像力的世界》后记/125

◎《门外谈禅》后记/127

◎《佛影道踪》后记/129

◎《中国经典十种》后记/132

◎《中国禅思想史》后记/134

◎《唐诗卷》前言/139

■ 书评一束

◎杨文会的忧思/145

- ◎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 / 151
- ◎郢书燕说? / 157
- ◎步履艰难地前行 / 164
- ◎是非与真伪之间 / 172
- ◎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 / 182
- ◎文化史,在体验与实证之间 / 192
- ◎置于思想史视野中 / 202
- ◎由于“爱乌及屋” / 210
- ◎信不信由你 / 214
- ◎齿牙口腹之中有道存焉 / 217

序



写随笔杂文，似乎该归入文学创作，中学时对文学创作特别羡慕，那时候正提倡鲁迅杂文，读了鲁迅就模仿那种犀利的人文风，常常误把深刻当成尖刻，结果在文化革命中就学以致用用在了写大字报上，随着写大字报时代的结束，写随笔杂文的兴致也就烟消云散，在扛锄头修理地球的岁月里，忙于割草担粪，也没钱买灯油，加上劳动很累，写字的心情是越来越淡，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在心情见老的年龄，竟然上了大学，学的专业很符合那种心情，成天地钻故纸堆，翻线装书，从图书馆里一擦又一擦地借回来，然后一擦一擦地还回去，在未名湖畔，过了四年又三年，写字的心情是找回来了，但多半是在写那些艰深枯涩的论文，总觉得那是本色当行，年纪大了，激情少了，于是心里越发以为自己不会再和文学创作结缘，便安安心心地守在专业之中，弄宗教史、弄文学史，孤灯书卷砚边事，在书中与古人对话，自己也颇为乐。

不过，这时代还不是一个安闲平静的时代，人也还做不到心静如水，过去那种写随笔杂文的心情和习惯，在这个时



代里很容易就卷土重来。经不住这种心情的怂恿，改不了旧时的积习，于是不时地写书评，写时评，写一些怀旧的散文，写一些批评的杂文，是应时，也是应约，是满足当年不曾满足的写作欲望，也是在苦苦写作加满注释、充满引文、正襟危坐的论著之余使自己轻松一下。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写作动物”，好像除了写作，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这样一来，写一些不带注释、无需资料的随笔杂文就成了写作中的一种愉悦，在这里可以稍微得到些放松。

究竟是学了专业，专业成了职业，如今再来写这类文字，所以就不免流露出自己的职业习惯，不像别人那么善于潇洒地信手涂鸦，总是好讲个历史，好谈点学问，不关心风景，也没谈爱情，偶尔谈些社会问题，也不过是书生之见，一讲到经史子集，就更难免学究之气，收在这里的文章就是这样的东西。把《过去的故事》权当开篇，是坦白自己的宗旨在讲“过去的故事”，而“往事如烟”一组，说的是近百年文化人的旧事，一个世纪风雨如晦，回首望去真是如雾如烟，算是怀旧，当然也不妨说是感时，“砚边闲谈”一组，写的是眼闻耳闻的琐事，以及一些胡思乱想，所发议论，原本当不得数



的，“书前书后”一组，是我在一些书前书后写的序跋，自认为还勉强可以列为杂文随笔，至于“书评一束”这一组，收入的都是算不得随笔也并不是杂文的文章，因为合了“书趣文丛”这个总名，于是也名正言顺地辑在这里，尽管这些关于“书”的评论中，令人轻松的“趣”并不太多，多的可能是沉重的“学”。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诗经·卫风》里的这首诗我很喜欢，在幽深宁静山涧中的扣盘声，随声而歌的孤独者，以及他永誓无欺的正直，仿佛是一种象征，从《诗》《骚》以来，知识者的传统已绵延数千年，精神总是在知识者的文字中倔强地显露着自己的存在，“以夫子为木铎”这句古话，说的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那么，如今的随笔也罢、杂文也罢、书评也罢、时论也罢，它能是古代深涧考槃的回声么？它能充当上苍的木铎么？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于京西寓所



过去的故事

半幅窗帘暂时隔开尘世喧嚣，关上窗户，仿佛嘈杂渐渐远去，三架两架插满了线装洋装的旧书使人油然而生出一种回归历史的感觉，那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过去的故事。偶然翻开一本上海王晓明兄寄赠的小书，书名却是三个沉甸甸的字“追问录”，他在小引里写道：“向世界追问它的真面目，这本是生存的最后一项价值，我又怎么敢轻易放弃？”其实，该追问的是历史，我们生存的第一件事是金蝉脱壳似地挣脱历史，而我们生存的最后一件事是叶落归根似地把自己交还给历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把身后的一切都凝固成过去的故事，人在时间里生活就摆脱不了历史，它好像人在月夜中行走时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人走到哪里，它总在身后相随，我们没有办法甩掉影子，于是也没有办法不追问历史。

过去的故事写进书里。书并不等于故事，就说二十四史吧，那几天、几月甚至几年被铅字压成了薄薄的一页，其中剪去了多少甘苦，删去了多少悲欢；故事也不等于历史，文字已把过去的故事里活生生的精神钉成了死板板的纪事，仿佛看讣告和悼词难

以还原故人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十二年前，我曾听到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愤愤然地指着报纸说：“我死后绝不要人写这种干巴巴的悼词，难道除了履历表上的职衔之外我就没有别的什么了？”但终于几年后他去世，依然没能逃脱那一纸悼词上的一堆头衔。史书也还不是历史，为了简洁、为了精确、为了不偏不倚的公正，它只能接受这种原本它也不屑于接受的格式。于是，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故事时，就只好用心体验，带着自身的经历细数身上的旧痕。宋吕东莱曾云：“观书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在这种将心比心的体验中，历史成了传统，过去的故事就与现在的故事连成了一片，这时我们才可以开始对历史的追问。“一千五百年间事，凭君细数到如今”！

过去的故事太多。既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的唐，有“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的宋，也有“十口飘零犹寄食，两川消息未休兵”的唐，有“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的宋。治乱盛衰之间，有理不清的头绪、道不尽的辛酸，这也罢了。只是想及鲁迅当年“遥想汉人多少闷放”的喟叹和“唐人也还不算弱”的首肯，总不免扪心自问又追问历史，在过去的故事中追忆我们身上累累伤痕的来历：清规戒律给手上脚上勒出了绳印，天理人欲在心底深处留下了痕迹，弦管繁音让人们沉湎于盛世的追忆，坚船利炮使人们猛醒于衰世的教训。三皇五帝、汉唐宋明，在历史家笔下凝固成一页页的书册；一页页的书册，又在今人心中弥漫成如烟往事、如海心潮，最令人怆然的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的时间流逝，而是遥想“风流人物”时那种难以言说的酸甜苦辣齐集心头。电视上在演《唐明皇》，屏幕中三千宫女，皓腕玉臂，笙笛琴瑟，霓裳羽衣，竟说不出是艳羨大唐盛世的侈靡风流，还是哀叹天宝皇帝的有命无运。G.

M. Trevelyan 在 *Clio, A Mase and other Essays* 里说过，过去的故事可以演成滑稽的或悲壮的戏剧，也可以变成益人心智的历史，全看人们面对它时的心境与环境。

面对过去的故事，各人有各人的心境与环境，于是，翻阅历史并不一定像读悲哀的回忆文章或庄严的纪念碑文，它不一定都让人生离黍之感或故人之思，也有把过去的故事读出自豪自喜来的。清末几个读书人看了西洋情事后再读中国书，就从《周礼》中看出欧罗巴文学政教来自老子西出流沙时的遗教，从《墨子》中看到西人光学、重学、机械之学乃至联络旗语都只是拾中国古人牙慧，甚至还有人早就看出孔子通英文、法文，杜甫通拉丁文，油然沛然在心头升起的是为古圣哲骄傲的心情，尽管心底流动的是“今人百不如昔”的辛酸的自怨自艾，这样，过去的故事不免就成了走夜路唱的歌词或临阵时念的咒语，让人想起“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百无禁忌”的符篆招贴。不过，若要追问历史，问自己从何来，何从去，千万不可如此自欺欺人。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说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他读出两个字“吃人”，当然不免偏激，周作人心平气和，在《闭户读书论》中向别人说，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是“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此可怖的欢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也”，他用了“可怖的欢乐”五字，却在道出了奥秘，过去的故事有的虽然不那么赏心悦目，但若追问出了这些不那么赏心悦目的历史，却也能有欢乐，这欢乐乃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根”、中国的“根”。

寻根，有了根才会有枝繁叶茂。用养分让枝叶伸向天空的是根，使枝叶枯萎凋零的是病根，忘记了根叫做忘本，汉字的“本”字最初就是指树的根，一个民族的根在历史中。前一阵子流行过“寻根文学”，现在仿佛销声匿迹了，这也难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盘根错节，单靠几个文人怎能直寻到底，过去的故事重重叠

叠，光凭几本小说岂可说尽道完？中国人本来最爱寻根，续史修谱大有人在，有个成语叫“数典忘祖”，含贬义，仿佛正说明中国人的历史癖，老辈人好讲古，评书爱道古，连京戏都总在唱古，似乎时时在追问历史。其实，中国人也是爱趋新的，衣裳要穿时装，房子要住洋房，沾了洋新二字的粤菜差不多都占满京城了，麦当劳和肯德基总是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有谁还愿穿对襟褂？有谁还愿住旧式房？有谁还愿兴致勃勃地在胡同里听老人摆古？据说专卖旧书的中国书店被上下左右前后的时装屋快餐城挤得都只剩下二指宽门面了，书店总经理沈望舒急得只差在电视屏幕上骂娘，京剧也只好演给好奇的洋人和有钱的准洋人看，几个京剧团的当家人愁得只差没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大家都不怎么关心过去的故事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是的，过去了的事情有什么可以关心的呢？人总不能老盯着自己身后的影子发呆，向前看天经地义，何必发思古幽情。

不过人总还是要关心过去的故事，不一定是遗老遗少，不一定是考古学家。刘祖慈《魂在江南》里有一首诗说，历史像在人的掌心，“一只掌/皱缩成一幅古舆图/覆你多皱的前额/覆你五千年沉重的思绪”。既然抽刀断水水更流，何不让历史的河流畅快地流过额头？既然过去的故事总像影子随人走，何妨回头看看这影子的长短肥瘦？“五千年沉重的思绪”被历史挟裹着印进了书册，但它未必肯安安静静地枕着书架任凭尘落虫蛀，却时时来人们心中拷问灵魂，当我们翻开书页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眼前，我们随着它追问历史，历史也随着它追问我们，通过追问历史，我们让过去的故事偿还我们的精神债务，历史追问我们，是替后代问一问我们又偿清了多少精神债务，一代代地欠债，一代代地还债，在这一代又一代的连锁债背后，就留下了无数“过去的故事”。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于京西寓所